

席絹

蓓雅女爵的 戀情

北岳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1983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79683

王 扁 / 研陌

席绢最新书

蓓雅女爵的恋情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(北岳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蓓雅女爵的恋情

作 者：(台湾) 席 绢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

出版发行：北岳文艺出版社

经 销：山西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山西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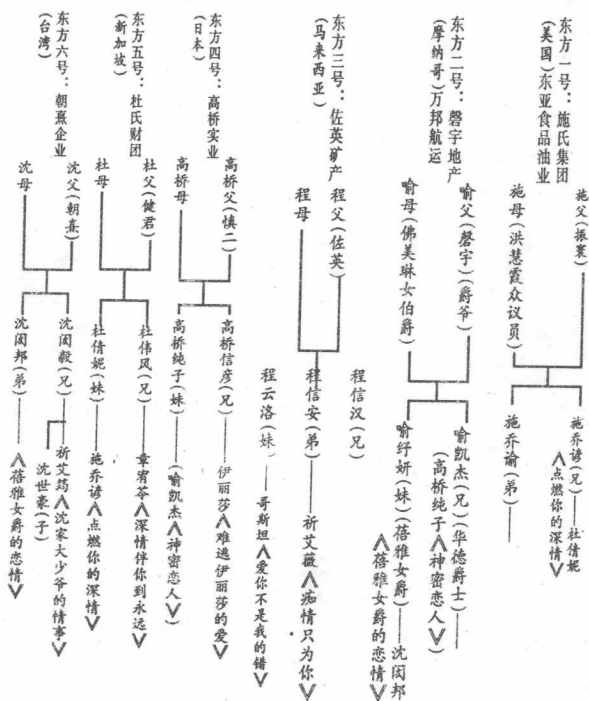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120,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0,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78-0541-0/1·519

定 价：9.80 元

《情网密谍八部曲》人物关系表：



把爱电一电

——阡陌

这本《蓓雅女爵的恋情》写的是一段“要爱不敢爱”的爱情故事。

系出名门的喻纾妍不但齐拥美丽和财富，更有头衔贵封为皇家女爵，不过她还有个“名人怪癖”：她只是喜欢白色的任何东西，但是除非自己下嫁，否则从不参加任何人的白色婚礼；当她乘坐的喷射专机在三万英尺高空，遭到恐怖分子空中拦劫时，她连脸都吓“白”了

什么?! 对方要以她逼出“东方二号”? 不喜欢“老二”的航业巨子沈宏邦，这下子可有得忙了，以前他只是在追喻纾妍而已，现在却要追一大票恐怖分子和国际间谍。他是要亲赴虎

穴？还是要交出呼声很高黑爵士喻凯杰？他又不是头壳坏掉，把大舅子送入虎口去交换被当作“肉票”的未来老婆？！噢，好难哦，谁才是神秘的“Z”最亲信的“东方二号”？

一场进退两难的爱情加间谍混战，于是展开……

纾妍为什么怕去爱沈宏邦呢？也许她该“电一电”了！

且让《蓓雅女爵的恋情》这本书，带给你的爱有种“充电”的感觉……

席娟小姐的创作热情及创作速度不能不令读者感动，在短短的时间内竟创作出了五部“情网密谍系列”《沈家大少的情事》、《深情伴你到永远》、《难逃伊丽莎的爱》、《痴情只为你》，一部连着一部，使读者们欣喜若狂，使读者希望你的能坚持读完这部连续剧。

中东 波斯湾上空

更正确一点说,是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中,一架小型喷射客机正逐渐接近伊朗王国的海域国界。

两架自称“东巴基斯坦”恐怖组织的武装战斗机,仍然一左一右有若牛鬼蛇神般地“护驾”飞行,由于彼此飞得很接近,以至于喻纾妍从机舱窗口望出去,正好看见战斗机内的一名驾驶员朝她挥挥手“嗨”了一下。

还有什么比被人空中拦劫更惊险刺激呢?如果有话,八成只有一种:被人从这飞机上推下去,而“忘记”背降落伞。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种,心脏比较不好一点的人,恐怕没摔死之前就先吓死了!

这个恐怖组织跟东巴基斯坦解放军有关系吗?据说这支解放军是全世界最残狠凶暴、目无国际公法的一支军队!

那么,他们劫持她要做什么呢?最近摩纳哥好像也没跟巴基斯坦打起来嘛!

喷射机被迫降低高度，机身显得有些像下降的云霄飞车，纾妍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，女空服员立刻跑过来惊问：“蓓雅女爵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我去前面驾驶舱！”纾妍异常冷静也答道。

她跟着步履往前座走去，这架有六张特大号座椅的豪华小客机内，此时除了她之外，只有另外一男一女共两名空服员。

幸好她这回是心血来潮、临时决定提早从台湾返回欧洲，要是这趟沈闷邦也同行，岂不又多了一名无辜人质？！

纾妍有一种直觉，这不像是一般普通的劫机，她几乎可以确定这帮国际恐怖组织是冲着她来的。

她打开驾驶舱的门，首先瞥见仪表板上的卫星导航通讯荧幕，画面受到强烈电波干扰，呈现不规则的跳动，正、副两名机长显得焦头烂额、手忙脚乱。

“女爵，请你回座位坐好，这是非常紧急的情况！”

她朝舱顶翻了一下白眼，苦笑地叹息了一下，连三岁小孩也看得出这是紧急状况，他当她是从小在皇族世家长大的白痴吗？

就是因为身为皇室贵族的关系，对于这一类企图绑架、暗杀、行刺等等的紧急状况，她早已司空见惯，只不过这次碰上的比较高明一点。

她把靠在机舱壁上的折叠座椅放下来，坐稳了之

后,才慢条斯理地问道:“我们没有闯人家的领空吗?”

“没有啊!这是固定航线,而且今天天气又这么好……”

机长刚答完,无线电中传出一个粗暴的声音,以带着浓重腔调的英文吼道:“再下降五千英尺!”

机长别无选择只有照做。

“他们有表明要做什么吗?”纾妍问道。

“没有,但是我们又有怎么办?他们的战斗机上配备有空对空响尾蛇飞弹……”机长担心地说。提到专有名词,他还停下来掉头望向纾妍,好像怕她听不懂似的。

“我知道啦,这种飞弹还有在电脑导向设计,可以追住我们飞机尾巴的热气,直到把我们炸得粉身碎骨为止!”纾妍没好气地说。

机长刮目相看地称赞一句:“蓓雅女爵,你满有概念的嘛!”

“多谢了……也,你问过他们没有?他们到底是想劫持这架喷射机?还是要绑架我?”

机长没有听懂,搔脑袋,一愣一愣地反问道:“女爵,请原谅我才疏学浅,能否斗胆问你一个问题,‘劫持’和‘绑架’有什么不同吗?”

纾妍叹了一口气,有些不耐烦地说:“你搞什么‘飞机’?连这个都不懂?!如果他们要的是这架价值三千

万美元的豪华喷射机,那飞机送给他们嘛,大不了我们租艘游艇,还是可以平安划到家;万一他们是想绑架我,当然罗,他们可能会勒索到更多钱!”

机长恍然大悟地啊了一长声说:“啊——我明白了!那我现在赶快问!”

“算了,由我来吧!无线电给我……要调哪个频道?”纾妍接过无线电时问道。

“我们所有的通讯频道都被截断了。”机长很无奈地说;“不过你看,雷达上出现对方战斗机的追踪时,我发现苗头不对,便立刻发出求救讯号了,这附近总有某个国家的塔台会收到。”

“嗯,你满有概念的嘛!”

纾妍应了一声,顺便“以其人之话、反治其人之嘴”地刺他一下,心中暗忖着,只要有任何一个国家收到求救信号,消息一定会立刻传回摩纳哥,并且通知这架专机所隶属的“万邦航运”,那么她的家人和尚仪在台湾的闷邦,也很快就会知道这件意外。

她不禁又想起在台北临行前的一幕,闷邦再度向她提出那个老问题——

“纾妍,你到底在害怕什么?难道这一年多来,你还看不出我对你的一片真心?”

她依旧避重就轻地回他一句:“我现在还不想去考虑这个问题,请你给我一些时间好不好?我有我的苦

衷……”

閔邦一定又以为她在找藉口推托，因为这句话她也讲了一年多了，可想而知他的心情会多么虚弱，但是她真的有难言之隐啊……而现在閔邦若再听到她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，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？！

唉！此时危在旦夕、命在别人手上，她多想这些也没用，兀自摇了摇头，试图把这些儿女私情暂时撇开。

她按下无线电的控制钮，开始通话，“万邦七六七呼叫……呃，绑匪，听到请回答！”

那个粗暴的声音立刻暴吼一声，“你是谁？有话快说！”

“我是摩纳哥王国的蓓雅女爵，叫你们头头出来跟我讲话，小喽罗我不要喔！”纾妍也不客气地说。

再传出的声音变得客气三分。

“噢，原来是女爵阁下！我就是策动这一次行动的哈珊上将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呢？是需要一箱法国香槟？还是一打黑珍珠鱼子酱？哈哈哈！”

哈珊上将？哼，真是口出狂言！气得纾妍都想破口大骂三字经了，不过考虑到命在人家手上，任宰任剐，她还是忍一忍比较好。

“我是有项需要，我需要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？怎么，你们解放军缺乏经费购买军火，想用我这架喷射机去换点银子来花花？”

对方的可恶笑声更大了,笑够之后才说:“噢,对不起,我笑得眼泪快滴出来了。我们东巴基斯坦解放军会缺钱用?女爵阁下,你最近是不是很少收看电视新闻?不要让我笑好不好?!”

“那你到底想干嘛?”

“绑架你啊!噢,你真是可爱。”

气肚子火地郑重警告道:“那你也应该知道,绑架皇室成员,不但触犯国际公法,而且还会引致联合国的制裁!”

“我知道啊,谢谢你替我温习一次!”那个叫哈珊的什么鬼上将,说得倒是很轻松,一副天皇老子来也不怕的架势。

用硬的好像没效,她赶快很识相地改用软功。

“你需要我老爸的电话号码吗?我可以马上给你。对啦,我们家所开的支票从来不会跳票——”

这里专机突然倾斜摇晃了一下,她以为发生什么事,噢,原来是正、副机长听到她的话,差点跌下座位。

哈珊上将充满愤怒、义正辞严地说:“请你别侮辱我好不好?我也是有自尊心的。我说过我们不需要钱,这次绑架你的目的也不在此……不过,嘿嘿,下次我可以考虑一下!”

爱说笑!还有下一次?!一次都已经去掉半条命了。她正想再说什么时,对方突然又大吼一声——

“叫你的机长把飞机保持在—千英尺以下的低空高度，跟着战斗机往西北西方向贴着海面飞行！蓓雅女爵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。”

一说完话，左侧的战斗机超速飞到专机前方引导，右翼的那一架则减速落到专机后面，一前一后进行押解的工作。

一直线的三架飞机开始降低高度，并且转变朝西北西方向飞去。

无线电暂时中止通话，机长忧心忡忡地回头说一句：“他们有意避开这附近国家的雷达侦查，但是很奇怪……”

“哪边奇怪？”纾妍马上面带忧色地问。

“我们并不是驶向巴基斯坦……”

纾妍闻言也大感迷惑，望出机窗外，底下是一片汪洋大海。

“那我们现在是在哪里？他们又想把我们押去哪？”她强作镇静地又问。

“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我们现在是在伊朗王国境外的公海上，朝西北西的方向，是去沙乌地阿拉伯……”机长沉中吁片刻之后回答。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！”

这样说来，绑架她的至少有两个国家的恐怖军团，而且是一次国际性的合作行动了？！……

台北阳明山 沈家华宅

夜间刚过七点半，沈氏一家人刚吃完晚餐，沈朝熹叨了一根烟斗，才刚要点火，一旁的沈太太立刻尖声喊道：“野野——你想干嘛？谋杀啊？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的烟斗啦！你要害我们宝贝孙子尚未出世，就已经脑筋秀逗、重度智障是不是？万一生出个三头六臂……”

身怀六甲的祈艾筠，本来怀孕以来就害喜得特别厉害，这下子一听到“三头六臂”，忍不住又一阵恶心起来。

刚步出饭厅的沈家两兄弟，两人唇上各叨一根牙签。闵毅气急败坏地朝艾筠走过来，一边向妈妈嚷道：“妈，拜托你讲话小心一点好不好？万一把艾筠吓得‘落胎’，那可怎……”

沈太太马上双手合十、眼睛朝上看地念了几声阿弥陀佛，然后数落儿子道：“呸呸！童言无忌！我讲错话，你却说得更离谱！”

艾筠啼笑皆非地抚了抚胸口，都什么太空飞梭时

代了，她才不信这些有的没有的，害喜难过倒是真的，不过定期的医生检查报告也显示，那是因为她怀了个胖小子的关系，而此时距离预产期也只剩一个月了！

吃饱饭的閔毅坐在艾筠身旁摸肚子——摸艾筠的肚子，一副有子万事足的陶醉模样。

“乖乖喔！妈妈吃饱饭，你也该睡一觉了，可不要再练泰国拳、跑运动场哦……”他轻喃着。

“你别每天三不五时就乱摸好不好？越摸他越‘涨’越大！”艾筠没好气发呿他一声笑道。

沈太太笑呵呵地走到艾筠的另一边坐下，也加入“摸阵”地说道：“又不是在吹气球，怎么会越摸越大？”然后又扯开嗓门朝饭厅里的管家嚷着，“杨妈！燕窝莲子凉了没有？快端来给他的宝贝媳妇喝呀！我孙了也在等着呢！”

小家伙尚未出世，一家人都已经把他视作“小霸王”一样伺候了，当然“受苦受难”的是她。

“妈，我不行了，从早到晚一天六顿地补，我都快变成母猪了！”她连忙抗议。

“什么话？产前产后都需要大补特补！”

閔毅也赶快安慰艾筠，“老婆，你以为！别说是母猪，就算你变成母象，我都照样爱你！再说，你现在漂亮的脸蛋，三围除了个水桶腰之外，其他都美丽如昔，没有‘走形’！”

一番话把众人逗得哄堂大笑，只有静坐一旁的闷邦笑得有些心不在焉。沈太太瞥他一眼，心疼地说：“老二啊！你今晚怎么吃那么少？”

闷邦勉强笑笑地抗议一句，“妈，拜托你别老叫我‘老二’好不好？很难听哪！就是这样被你从小叫到大，所以我总比老哥慢半拍！”

沈太太没搞懂他的话，又念了起来，“你又哪里慢半拍？摩纳哥的事业也做得够大了，我们谁也不敢嫌你半句哦！”

艾筠笑瞅了闷邦一眼，转向婆婆说：“妈！爸爸又不是不知道，纾妍一走，闷邦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的。干脆这样吧，闷毅，你别摸我了，过去摸一摸闷邦，看他会不会‘充气’涨起来一点。”

闷毅很听话地正要照做，才站起来便又猛然打住。

“老婆，这种玩笑怎么能乱开？万一闷邦变成‘袋鼠爸爸’怎么办？”

闷邦被兄嫂的一搭一唱，逗得吐舌笑出声来，他双手高举地投降道：“老哥、老嫂！拜托你们正经一点好不好？要不然以后我小侄子生下来不是‘呱呱落地’，而是一蹦出来就捧腹哈哈大笑，看你们会不会吓一跳！”

“越说越不正经了！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少了哪根筋……”沈太太边笑边碎骂道。

这时杨妈端了一碗燕窝莲子出来，连声说：“来来，大少奶奶，快吃吧！我刚才用温度计量过了，摄氏二十四度，不冷不热刚刚好！”

大概经过刚才一笑现在闷邦也觉得胃口回来了，顿说：“杨妈，还有没有？我也想喝一碗！”

“我也要！”闷毅立刻响应。

“有有有！多着呢！老爷、太太要不要也来一碗？”

杨妈说完，把手上那碗端给艾筠，人又进厨房去了。真是一人吃、全家补！

艾筠把碗交给闷毅，“老公，这一碗先给闷邦吧！他刚才饭没吃多少，你端过去给他！”

闷毅故意嘟着嘴地假装吃醋，端给弟弟时又故意玩来闹去，结果一不小心，瓷汤匙掉了下来，竟在厚羊毛地毯上裂成两半，向来迷信的闷毅立刻脸色变白！

艾筠十分清楚闷毅的各种怪癖忌讳，立刻轻松的说道：“叫你们两个大小孩别玩嘛！要杨妈再拿一根过来就是了！”

闷毅却久久不能释怀地嚷道：“这地毯厚成这样，汤匙怎么会断呢？一定有事情发生了……”

闷邦端着碗就喝，一骨碌全喝了个一干二净，他一边嚼着莲子、一边说：“老哥，你别吓人好不好？真是比老太婆还迷信！”

话才刚说完，大厅内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把众人都吓